

# 界碑上的春天

■魏旭帆

## 精短小说

想象，为生活插上翅膀

高原的风，像刻骨的刀。凛冽的呼啸声中，氧气显得稀薄而珍贵。抬头望去，苍茫雪山如银龙盘踞天际，云幕低垂，仿佛触手可及。

在这片海拔5000米的高原地区，驻守着一群年轻官兵。他们脸庞被紫外线灼成紫红色，嘴唇干裂，但目光清澈而机警，闪烁着青春的光彩。

### 一

“班长，巡逻装备检查完了，氧气瓶和防寒服都带齐了！”上等兵王磊跌了跺脚，朝身后喊道。班长李远山从远处走来，呼出的白气凝成霜雾。他拍了拍王磊的肩膀，笑道：“你倒是适应得挺快，刚来那会儿，连路都走不稳呢。”

高原的天气说变就变。巡逻队刚出发不久，狂风裹挟着雪粒劈头盖脸砸来，能见度骤降到不足5米。官兵弓着腰，用背包绳彼此串联，在齐膝深的积雪中艰难挪动。

突然，新兵张子航一脚踩空，半个身子滑进附近的冰裂缝中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李远山猛地扑过去抓住他，吼道：“抓紧！别松手！”后面的战士也迅速赶来，用绳索将张子航拽了上来。惊魂未定的张子航瘫坐在雪地上，李远山从怀里掏出一块奶渣塞给他：“吃两口，缓缓劲儿。咱们高原兵，骨头比冰还硬！”

寒风在耳畔嘶吼，张子航嚼着奶渣，望向班长的背影。只见他迷彩服后襟结了一层冰壳，随着他的步伐发出细碎的咔嚓声。这个总把“骨头比冰硬”挂在嘴上的老兵，右腿其实一直被关节炎折磨着。

“注意脚下！”李远山突然低喝，冰镐狠狠扎进前方雪地。积雪簌簌塌陷，露出一道幽蓝的冰裂隙，有两三米宽。“绕过去！”他哑着嗓子指挥，声音却被狂风撕扯得支离破碎。队伍末尾的王磊突然踉跄栽倒，氧气面罩上的结霜遮住了他大半张脸。

“氧气阀冻住了！”李远山摸出贴身放着的保温水壶，拧开盖子就往阀门上浇。多年戍边生涯，这个水壶的壶身早已坑坑洼洼。热水融开冰碴，王磊及时吸氧，呼吸声终于缓了下来。

暮色四合，他们在一片背风坡停下来。张子航蜷在睡袋里，摸出兜里皱巴巴的全家福。照片边缘染着的褐色痕迹，是去年母亲寄来的牛肉干渗出来的油染上的。“娃，累了就嚼一块……”信纸早被雪水泡烂，母亲的字却烙在他胸腔里，随着心跳发热。

夜里，李远山在寂冷中哼起调子，沙哑的嗓音裹着雪粒，是他云南老家

的山歌。月光劈开云层，照见他露出衣领的一根红绳——红绳末端系着颗乳牙，是他女儿4岁时换下的牙。他的耳边似乎又响起女儿天真的问话——“爸爸，等牙牙长出来，你就回家了，对不对？”

凌晨时分，暴雪初歇。星辰闪烁于天幕，雪山轮廓泛着冷冽的银边。官兵用刺刀在冰面刻下巡逻标记，蜿蜒的刻痕像一条沉默奔涌的河。他们的影子被月光拉得很长，长到仿佛能触到身后几公里外的万家灯火。

### 二

“为什么选择来高原？”

这是中士赵志强被问过最多的问题。他总是笑着指向营房外的一块巨石——石面上用红漆写着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。5年前，这个来自江南水乡的“95后”新兵，第一次踏上高原时，头痛欲裂，吐得昏天黑地。班长递给他一罐葡萄糖说，习惯了就好。

一天凌晨，赵志强被紧急集合的哨声惊醒。原来，暴风雪导致通信基站故障，巡逻分队失联。连长带着赵志强和3名战士，顶着零下30摄氏度的严寒，徒步向海拔5200米的哨点进发。赵志强的棉帽在半路被狂风掀飞，他咬着牙，追着捡起帽子继续前行。

找到失联战友时，他们正挤在背风的岩石后，用体温互相取暖。赵志强脱下自己的大衣盖在一名伤员身上，背起他就往山下冲。那一夜，他的手指被冻伤，落下了病根，可他却却在日记里写道：“风雪再大，也盖不住界碑上的国徽。”

如今，赵志强成了连队最年轻的“老高原”。他带着新兵在营区旁开垦出一小块“生命田”，用废旧汽油桶改造成温室，种出萝卜和白菜。

那天寒风卷着雪粒扑向哨所窗棂，赵志强就着台灯昏黄的光线擦拭界碑拓片。新兵李锐凑过来，手指抚过拓片上的“中国”字样，问：“班长，听说这拓片是你们用牙刷蘸着机油一点点刷出来的？”

话音未落，警报声撕裂夜空。三号巡逻线红外监测显示异常，30公里外有可疑热源。赵志强抓起装具冲进风雪，李锐深一脚浅一脚跟着，氧气面罩里凝满白霜。他们在冰川裂隙边缘发现一个人。他裹着牦牛皮蜷缩成团，竟是一个发着高烧的牧羊少年。

“接应组还要两小时。”李锐盯着开始泛青的天际线，雪盲症让他视线模糊。赵志强把少年裹进自己的防寒睡袋，摸出贴身带着的葡萄糖粉喂进少年口中。他凑近少年耳畔，哼着江南小调——就像他初上高原吐得昏天黑地时，班长给他哼北方民谣。

朝阳刺破云层，直升机旋翼搅碎冰

晶。赵志强立在融化的雪水里，看少年被抬上担架。牧羊少年突然挣扎着坐起，将转经筒塞进他的掌心，用生硬的汉语说：“谢谢你，解放军叔叔。”

回到营地，“生命田”的塑料布被狂风掀开半角。赵志强蹲下来，将塑料布重新铺好。熄灯号响起，月光淌过巨石上的红漆。赵志强翻开日记本，用冻伤的手指在崭新一页写下歪扭的字迹：“春天不远了。”

### 三

界碑，是高原战士心中最神圣的坐标。

通往界碑的路，被称为“天梯”。近70度的陡坡上，108级铁梯镶嵌在悬崖绝壁之间，扶手结满冰凌。上等兵刘阳第一次攀爬时，双腿抖得像筛糠，班长在他腰间系上安全绳，大喝一声：“抬头！看界碑！”

刘阳永远记得那一刻——界碑矗立在雪山之巅，五星红旗在湛蓝的天幕下猎猎飞扬。他忽然想起爷爷临终前的嘱托：“咱们刘家三代从军，你爸守过海岛，你去守高原，光荣！”泪水模糊了视线，他一把抹去，继续向上攀登。

那天下午，刘阳从怀里掏出一张泛黄的照片。照片里，年轻的父亲站在礁石上，背后的海天与眼前雪山竟有几分相似。他在照片背面添上一行小字：“爸，我也成了您。”

此时，寒风裹挟着雪粒砸在刘阳的防寒面罩上，发出细密的沙沙声。他紧了紧手中的钢枪，沿着巡逻线向前挪动。这是他已在界碑旁执勤的第7个月，膝盖早已习惯一深一浅地陷进积雪，只是每次路过108级铁梯时，后背仍会条件反射般渗出冷汗。

如果说，爬“天梯”是让刘阳在地理环境上对界碑有了真切感受，那么此后的一次经历，让刘阳对戍边生活有了更具体生命意识的认识。

那是一次夜间潜伏。

“小刘！3点钟方向！”班长的低喝刺破风雪。刘阳迅速伏身，透过瞄准镜看到百米外有团黑影在雪坡上蠕动——像头受伤的岩羊。他刚要松口气，却发现雪地上有几串凌乱的脚印，形状不似兽类。班长的手重重按在他肩头：“带两个人绕到后面，我在这儿盯着。”

当3道人影从冰川裂隙中冒头时，刘阳的手电光柱如利剑劈开黑暗。紧张中，对方怀里跌落的不是刘阳想象中的违禁品，而是裹在羊皮里的小孩，小脸冻得青紫。询问中，大家才明白，小孩病重，这3位老乡正着急将他送往医院。班长见状，赶紧解开大衣，把孩子抱在怀里。班长解开大衣扣子的动作，让刘阳突然觉得——多年前，守卫海岛的父亲，也许就是这样用体温焐热过遇险渔民的

孩子。

黎明时分，界碑上的“中国”二字被朝阳镀成金色。刘阳摩挲着照片背面新增的第3行字迹，那是他昨夜用铅笔匆匆写的：“爷爷，我对守护在这里的意义，有了更清晰的认识。”听到积雪在脚下发出清脆的碎裂声，他忽然明白，军人守着的从来不只是界碑，更是让生命能在寒夜里找到归途的微光。

### 四

退伍季的高原，与以往并没有太多不同，只是在大家心里多了一些默默而凝重的告别。

四级军士长周浩最后一次巡逻归来，从怀里摸出一块鹅卵石，轻轻放在连队的“戍边石”堆里。石头上刻着“此身许国，此心无悔”，字迹被高原的烈日晒得发白。官兵列队敬礼，他忽然转身奔向哨位，对着群山嘶吼：“我守了你12年，今天……要走了啊！”

吼声在山谷间回荡，惊起一群雪雀。官兵红了眼眶，却听见周浩又咧嘴一笑：“哭啥？我泪里掺着冰碴子，早不会流了！”可转身的刹那，有人看见他偷偷抹了把脸。

车子启动时，全连唱起了《祖国不会忘记》。周浩把头探出车窗，拼命挥手。雪山依旧沉默，界碑依旧伫立，只有风卷起雪粒，将车辙印渐渐掩埋。

在高原战士的字典里，“家”是界碑旁的一捧雪，“国”是刺破云层的一束光。他们用青春丈量雪峰的高度，用热血温暖冻土的温度。而雪山之巅那抹永不褪色的红，正是中国军人写给祖国的告白书。

寒风卷着细雪掠过站台，周浩攥紧军功章，听见胸腔里仿佛呼啸着12年前的风声。返乡列车即将进站，他忽然蹲下身，把脸深深埋进掌心——指缝间还残留着界碑的味道。

“班长！”快递员举着迷彩包裹追上来，箱角结着晶莹的冰晶。拆开层层棉絮，6块戍边石拼成雪莲形状，新兵们稚嫩的刻痕覆在陈年字迹上：“此心安处是吾乡。”

回到家之后的一个深夜，周浩在汽修厂顶楼架起望远镜。在机油与钢锈的气息中，北斗七星正悬在当年哨所的方向。他拧开老式军用水壶，已经凉了的水滚过喉咙，仿佛流出一道灼热的银河。

第二年惊蛰，山脚下的小学多了位课外辅导员。孩子们抚摸着他带来的戍边石，听高原的故事在春雷中苏醒。

“周老师，界碑会冷吗？”扎羊角辫的藏族女孩仰头问。

周浩望向教室窗外抽芽的柳枝，笑着把石头放进她掌心：“当春天爬上5000米雪山时，界碑上的国徽会开出大太阳花。”

## 人在军旅

如歌岁月，写下绿色诗行

在一望无际的荒野，零星散落着几顶帐篷。牛羊在踱步，给“黄色画布”泼上点点深色。更远处，群山连绵起伏，撑起低低的天幕。一阵风袭来，卷着沙土，整个画卷变得灰蒙蒙一片，氧气也愈发稀薄。在这里行走，口鼻像被一双大手紧紧捂住，让人喘不过气，只能裹紧衣服、低头行进。

这里，就是海拔4500米的羌塘草原。

### 一

羌塘草原如此荒凉，原野上见不到一棵绿树；又这样寂寥，除去牛羊的咀嚼声和牧人的歌唱，只余万古不变的风吟。

那曲军分区就驻扎在这片土地之中。

营长李明结束了一天的战备执勤工作。月光如水，雪花纷纷扬扬落下，不多时便是一片银装素裹的世界。想到在这里度过的近3000个日日夜夜，他不禁望向那棵永远生机盎然的树。

那树大概2米多高，水泥为骨、钢筋作骨，绿色的人造枝蔓点缀其中。连年的风吹日晒，使它的躯干开裂，一道粗大的水泥裂纹从上至下几乎把它劈成两半。可它依旧杵在广场上，像是一把利剑怒指云霄，宣告着与自然抗争到底的勇气。

2017年，李明被调整至那曲军分区某营任营长。低矮破旧的营房，一望无际的群山，还有官兵粗糙皴裂的手背和热情真诚的笑容，都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这里高寒缺氧的天气，直接给李明来了个下马威。剧烈的头痛让他翻来覆去难以入眠，寂静的夜晚，他只能听到自己的声声叹息；急性肠胃炎更是让他难以架梁。望着自己日渐消瘦的脸庞，他的心绪也随之结下：我为什么来这里？在哪里不是干工作呢……夕阳西斜，远处的群山投射下巨大的影子，又尽数压在了他的身上。

“云横秦岭家何在，雪拥蓝关马不前”。这是初到那曲，他写在日记里的话。

### 二

2018年春节，大雪翩然而至。风声呼啸，席卷着落地后结成的冰晶，如利刃般拍打着窗户，噼啪作响。李明眉头紧锁，正想着自己的心事，却听门外传来一声响亮的“报告”。

“营长，雪快停了，让大家出来扫扫雪、堆堆雪人吧，多好的雪啊！”一连连长兴奋地说道。见营长不置可否，他继续说：“这雪化了浪费，不如叫大伙儿雕刻几个咱们那曲特色的冰雕。”见李明点头，一连连长便开始招呼大家扫雪制作冰雕。

营区顿时呈现出一派热闹景象。大家分好小组，将积雪清扫干净，随后开始打造属于那曲的“冰雪文化节”。官兵将雪收集起来，压成一块块冰砖，用工兵锹做成想要的形状，而后把它们堆叠起来……每个人眼里都是亮晶晶的，脸上挂着笑。风声呼啸，将他们的手指吹得通红，大家轮流把手指在怀中，依旧兴趣不减。打磨、雕刻、喷漆……寒风依旧凛冽，可看着忙得热火朝天的官兵，李明心中升起阵阵暖意，一时间百感交集。他从屋子中走出，加入了雕刻冰雕的队伍。

“营长，咱们小组刻个什么样的冰雕啊？”

“咱们刻一个持枪站岗的战士吧！”一座座冰雕围绕操场，在飘雪中傲然屹立。每座冰雕都铭刻着该营的红色记忆，讲述着一段段红色往事。一挺56式轻机枪冰雕，塑造的是连队先军在战斗中使用的武器，也是连队的“传家宝”。一头驮着物资的牦牛冰雕，讲述着官兵在战斗中深入不毛之地，面临补给断绝之时，藏族百姓拉着牦牛为战士们送来糌粑与酥油茶的事。在牦牛冰雕旁边，是持枪挺立的战士冰雕。他头顶钢盔，戴着墨镜，穿着厚重的大衣，身姿挺拔，神情坚定，守卫着这片历经风霜的土地。

“营长，咱们做的这个冰雕最帅，真像我！”一个战士打趣道。其他战士哄笑成一团。

夜幕降临，篝火在空旷的场地上熊

# 像「铁树」一样扎根

■邵博康

龚辉军

熊燃烧，映照官兵年轻的脸庞。音响打开，他们绕着篝火跳起了锅庄舞，火光在他们的舞步下晃动着、跳跃着。他们的舞蹈如同绽放的雪莲花，充满了韧性 with 活力，打破了这片土地上的沉默，提早迎接春天的来临。

看着官兵欢腾的舞蹈，李明眼中逐渐湿润，也默默下定了决心。

当晚，夜深人静时，李明摊开笔记本，思索良久。“但使龙城飞将在，不教胡马度阴山”。写下这句话后，他安然入睡。

### 三

从此，李明扎根那曲，一晃便过了将近3000个日夜。

今年春节时，风雪交加的营区格外热闹。一排排彩旗在寒风中猎猎作响，那棵“铁树”也被装点得格外喜庆，宿舍温室中的凤尾兰、木棉花更是争奇斗艳。班长黄文带领乐队做最后排练，炊事班的忙碌声成了排练前最后一组鼓点。随着饺子出锅，乐队演奏出了那首官兵人人会唱的曲目——《黑河将士》。

“手掌已皲裂，眼神里流露光芒……环境压不垮，金珠玛米的脊梁……”歌词背后，是前辈官兵战斗天地、赤胆忠诚的故事。

那曲军分区前身是十八军驻黑河办事处。当时，那曲地区因矿物质含量超标，河水浑浊发黑，故又名“黑河”。官兵随着十八军的光荣足迹一路转战至此。此后，为保障后续部队顺利进藏，他们扎根在了那曲。西藏解放初期，官兵一面忍受着高原苦寒、补给不足的困境，一面鏖战叛匪，建设西藏。在他们的牺牲奉献中，那曲从一片荒芜变得繁华热闹。因长期缺少维生素，有不少官兵手指指甲软化、嘴唇皴裂，可他们无怨无悔，为这片广袤的土地奉献着自己的全部……如今，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善，官兵住进了暖气房，吃上了种类众多的蔬菜，可《黑河将士》中所展现出的战斗精神，仍在官兵中传承着……

夜色已浓，雪停风止。

远方的鞭炮声为那曲迎来了又一个春天。执勤的战士睫毛、面罩上挂着冰碴，持枪挺立，凝视着眼前熟悉的土地。营区里，那棵“铁树”的枝丫格外翠绿。

那曲的战士们，正如那棵“铁树”，永远生机盎然。



雪线运输(油画,局部,中国美术馆馆藏)

艾石之作



## 潜伏

■张育洋

冻土在肋骨下生出裂缝  
体温与岩石达成和解  
伪装网上结出霜花  
呼吸凝成雾的坐标

整座山脉是沉默的电台  
接收着心跳的摩尔斯码  
雪粒在瞄准镜里结晶  
时间凝固成蓄势待发的弹壳

远方哨所忽明忽暗  
像散落荒原的火种  
我的心跳  
与大地在对话

当黑暗漫过山脊  
枪膛蓄满月光  
此刻的潜伏者  
是等待点燃的子弹



# 长征

第6374期